



金蔷薇随笔文丛

李辉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乘火车旅行

王

(北京)

7

8

者

I267
136

李辉 主编

乘坐火车旅行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金蔷薇随笔文丛·第二辑 / 李辉主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ISBN7-80120-019-5

I. 金… II. 李… / III. 随笔—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第 05350 号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编 者 / 李 辉

责任编辑 / 邵勉力

封面设计 / 程全盛

版式设计 / 林 达

经 销 / 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 / 永清县福利胶印厂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 68.875 字数 / 1500 千字

版次 /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074-884-7/I · 329 定价: 72.00 元 (全十册)

每册定价: 7.20 元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一辑)

- | | |
|----------|-----|
| 《古稀手记》 | 于光远 |
| 《画中思》 | 吴冠中 |
| 《榆树村杂记》 | 汪曾祺 |
| 《山外青山》 | 林斤澜 |
| 《乱侃白说》 | 蓝翎 |
| 《改写圣经》 | 邵燕祥 |
| 《秋天的音乐》 | 冯骥才 |
| 《沉默交流》 | 刘心武 |
| 《我眼中的风景》 | 应红 |
| 《女人是水》 | 李建永 |

ISBN 7-80074-884-7



9 787800 748844 >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 | | |
|-----------|-----|
| 《我的年轮》 | 萧 乾 |
| 《花椒红了》 | 梅 志 |
| 《苦瓜的味道》 | 李 锐 |
| 《你,可爱的艺术》 | 黄宗江 |
| 《历史的踌躇》 | 孙越生 |
| 《未了斋杂碎》 | 袁 鹰 |
| 《有戏没戏》 | 舒 展 |
| 《诸神下凡》 | 王 蒙 |
| 《秋天的情绪》 | 舒 婷 |
| 《乘火车旅行》 | 王安忆 |

《金蔷薇随笔文丛》总序

李 辉

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

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起承转合的所谓匠气，画龙点睛的所谓技巧，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来代替“散文”。

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同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金蔷薇随笔文丛》的行列。

“金蔷薇”，前苏联作家创造的书名，对于我们，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意象。

以这个美丽的意象命名的这套文丛，将把随笔领域纷呈的美汇集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不应是单一意义上的美。文字、思想、学识、人生体验，都有美的内涵。沉静、淡泊、热情、幽默、讽刺、鞭挞、细腻、粗犷……一切都没有定型，一切都不会定型。

生活在流动，美在流动。随笔的创造也在流动。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美。

愿我们的“金蔷薇”在流动中散发出它们的芬芳。

目 录

自 序.....	(1)
我们在做什么.....	(3)
《泥日》的彼岸	(20)
阅读的要素	(33)
我们所说的小说是什么	(35)
近日创作谈	(38)
《神圣祭坛》自序	(42)
几点解释	(44)
重大的心灵情节	(45)
英雄的故事	(46)
阿东的语录	(48)
再读《命运交响曲》	(50)
名词解释	(52)
给人物起名	(54)
“现代”的概念	(56)
作家做游戏	(60)
看电影	(62)

琼瑶给了我们什么	(70)
我看《马》	(72)
我看《情人》	(76)
告别青春的回忆	(79)
创作与评论	(89)
于自然中发展	(96)
关于《纪实与虚构》的对话	(99)
走出凤凰	(106)
书法和雕塑	(110)
艺术是一个过程	(113)
《薪传》的重负	(118)
可惜不是弄潮人	(122)
二月里来好风光	(126)
黄土的儿子	(140)
美丽的孩子	(146)
看海的日子	(148)
乘火车旅行	(150)
“香港”是一个象征	(152)
港岛拾遗	(155)
波特哈根海岸	(159)
后院	(166)
关于煤炭的片断	(169)
上海与北京	(175)

自序

称这书为《乘火车旅行》，是因这里只是些旅行的杂感，当然，这旅行不是那旅行。这些杂感大都没经过理性的提炼，是浮光掠影，不过，倒真是切身切肤，只是切之不深。本是可以酝酿得更好，更有价值，可却没有，一是由于不耐，总是匆忙，生怕拖过了那个劲便没了，确有一些是转瞬即逝，但也有一些拖过就拖过的鸡毛蒜皮；二是由于不舍，从心里经过的，哪怕只是一阵风，也希望能留住它，将它化为实体，我们又将它化为什么实体呢？唯有文字。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病了，这职业病其实又是我们所以迷上文字的病根，那就是，希望能挽留住一切。这病根使我们创造了一些好东西，却也使我们制造了一些工业垃圾，就是那些裁剪下的边角料，用过即废的模子，还有一些类似说明书，产品介绍的东西。我们将它收集起来，也使它们的存在实现。

我不能称它们为散文，散文在我看来，一定是成熟的完美的作品，它们是比小说，戏剧，诗更纯粹的东西，它们是完全裸着的精神，是灵魂的直白，由于这是真正的直白，所以不是到非说不可的时候是不会说也不该说的，那里面一定含有着重大的秘密，假如能轻易表白的，必定不会是连心连肉，只是些

皮毛。因此，对于真正的散文来说，“为什么要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问题比之小说更加严峻和必要。当我们读到一些好散文的时候，我们便会明白这个，这些好散文有：张炜的《融入野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走进大西北之前》，尹慧的《我和母亲之间》……它们都是有体积有重量的，作品的体积其实也是重要的，我不相信有“以点带面”的奇迹，什么“窥一斑而见全豹”，全是偷懒和逃避之计，艺术要的是实力，而非杠杆的原理的那种机巧，关于机巧，我们向来讨论的很多，而却忽略了实力的积累。

所以，我说这里只是一些杂记，纪念着一些日常的生活与工作，能有机会成书，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王安忆

1994年7月18日上海

我们在做什么

——中国当代小说透视

从新时期文学开始，我们已经出发很久，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的文学景观是要冷清许多，寂寞许多，汹涌澎湃式的浪潮已经退去，回复了平静。我们呈现出一种分散的与个别的情景，我们所做所想的，较难以一个概念和一个名称来归纳命名。我们各自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向我们各自的心灵世界接近。努力将这世界给予表达。我们接近的道路与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我们却日益地走向目的，也就是彼岸。

我想，我们接近彼岸的道路大体可分为相对的两种，由两类作家在实践。一类是我们习惯称呼的“现代派”作家。或者说，“新潮小说家”。他们往往是在新时期文学的较后期登上舞台，他们相对来说较为年轻，他们在张开耳目的受教育时期遇上了八面来风的文化开放，他们一下子接触到二十世纪一百年来的艺术，这艺术以令人目眩的形式出现在眼前，迷住了他们的心。他们就像一个好奇心胜的摄影师，扛着机器，寻找出无数种观望的角度、方法。这些角度与方法具有极大的提示性，也具有极大的潜力，确实显示了某些征兆。可是他们观望到了什么？他们的世界，通过观望透露出片断的信息，这些支离破碎的景像使人们陷于困顿，不知所措，而经历了时间的过

程,这一类作家或许是因为自身经验的丰富与成熟,或许是因为理性的健全与成长,继而获得对自身经验的判断力,他们逐渐以他们的奇特角度和方法观望到了什么,他们的世界开始呈现秩序、逻辑、面目日益清晰。这是奇特的心灵景观。还有一类作家则是我们所习惯称呼“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较为传统的那一类,他们往往是产生于新时期文学的开创阶段,他们相对来说年龄较长,个人经验较为痛苦和丰富,从自身经验出发而获得对世界的认识,他们对世界的观望方式,较为固定,不易受外界诱惑而动摇。他们往往是从感性出发,人生感极强,执着于世界的内涵表达。他们发展的道路就像农人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地,然后播下种子,再收获庄稼。他们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过这多年的路程。他们所观望的世界已有了模式,而当他们逐渐深入内涵,接触到核心的时候,这世界原有的模式便发生本质的变化。于是他们原先秩序井然的世界呈现出一种非现实的状态,他们似乎摇身而为极端的形式主义者了,他们描画出又一幅奇特的心灵景观。这类作家比前类作家走过的道路更为艰苦和扎实,前者带有一些逻辑推理式的机械化动力,而他们则以心灵推动,身体力行,一步一个脚印。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是在坚持不懈地从量变到质变地去接近我们真实的心灵世界,诚实地将其表达,为物质的世界创造心灵的景观。从这点上说,我们又是殊途同归。

我以我主观的划分,是以余华、苏童、残雪、孙甘露或者还有叶兆言为前一类的代表,而后一类则以张承志和张炜所代表。

余 华

余华的小说，总是给我扑朔迷离的印象，人物总是呈现孤立的状态，兀自活动。我感觉到余华对世界有一种看法，可是他似乎缺乏材料去认识与表达这看法。他向我们提供的场景，是相当不可解的。而当我看到一九九一年第六期《收获》上，他的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我感到余华的世界开始清晰可辨了，就像是晨雾消散。我想他多变的观望的视角，终于深入到这世界的本质，这本质就是，生命中的痛楚。这痛楚在以往余华总是以散布空气的方式来传达，他将他的感觉还是转为感觉，去影响人们。而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痛楚已成为理性的状态。我想《呼喊与细雨》含有余华自身的经验，文中的孩子与余华同年龄，并且也生长在江南的乡村。同时余华是以“我”的自称去叙述一切。“我”这个孩子在幼年时候就离开家乡，去到镇上为人养子，然后发生变故，他再回到家~~乡~~，而其时他已成为家中的一个人。余华耐心细致地写“我”如何地失去，失去家乡，又失去城镇，成为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人。人生就像是受损失的过程，生命是时间长河中的漂流物，退出的退出，没退出的随波逐流。凭了小小的挣扎在时间中留下痕迹。在一九九二年第三期的《收获》上，余华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活着》，在这里已经看不见余华个人的身影，完全是一部“创作”的作品，

这说明余华对他世界的观望更趋理念化，了解与判断也更为明确果敢。小说中有一个老人和一头牛，老人和牛有一种地老天荒的味道。老人平静地讲述他的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亲人如何地离开他，去到幽灵地府，他以他死去的亲人们的名字呼唤这牛，这牛就像是时间的化石，老人也是时间的化石。

余华的世界是基于一种时间的观念，世界是时间的流程，生命是这流程中的一段，生命与生命在流程中偶尔碰撞却必然分离，这便是所有痛楚之感的所在。这是一副苍茫的景象，我无法去做价值评判，我只承认，余华确实向我们描画了一幅世界的图画，这图画不是表面的，但究竟是不是核心，我不知道；是第几个层面，我也不知道。时间是一种容易使人悲观的东西，它总是在流逝，而且不可逆转，它给我们带来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失去，它使我们作出人生一无所得的结论，余华将这最悲哀的一层揭给我们看了，接下去，他还会让我们看什么？

苏 童

苏童是个讲故事的能手，有一个时期，我很担心他会变成一个畅销书作家，故事对于他的诱惑太大了。他总是着迷于讲一个出奇制胜的好故事，为了把故事编好，他不惜走在畅销书的陷阱的边缘薄刃上，面对着堕身的危险。但苏童还给我极富生命力的印象，我想他即使堕身其中也会爬上来再接再厉。最近，他在一九九二年第三期《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园艺》和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上海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却出其不意地向我们展示了，故事情节的推进能力，它几乎推到了事物的本质的深处。

《园艺》的故事很奇妙，它写一个父亲由于荒唐被老婆逐出家门，从此一去不返，然后他的一双儿女就去寻找父亲，这双儿女去寻找父亲，却也从此不回家，儿子告别少爷生活漫游于三教九流的江湖之中，女儿人虽回来，无瑕的闺阁精神却随风飘散。而最终在自家院子里找到了那父亲的尸体，原来那晚上父亲在街上游荡遇上抢劫的歹徒，歹徒杀了他则将他埋于某家敞了门的院内，这院子其实就是他自家的院子，门是他家仆人半夜里打开给他的回家之路，也是给他们夫妇的下台阶。《一个朋友在路上》的故事也很奇妙，它写一个浪漫的游子，浪迹天涯，享受人生的真谛，他向他的居家的朋友宣传这激情的

生涯，并且鄙薄朋友家雀般的人生，然后向他借钱。这浪漫朋友还不断推荐来借宿借钱的旅途者，将居家者的家当作他们的后方根据地。最后，那居家者被这些旅途者团团包围，紧追不舍，他被他们困扰，受到围剿般的侵略，最终，他只得放弃那点浪漫主义的遐想，以背叛的方式冲出重围。

这些故事里有一种很美妙的逻辑形式，它将两种相反相对状态联系为互为排斥互为转换的一个整体。在这排斥、转换的过程中，揭示了事物隐秘的内涵。它还包含有一种循回上升的推理过程，事情不知不觉地回到原来的位置，却其实上升了一格。苏童还很会使用假设前提、虚晃一枪的手法，悬念落空也是有力的一着。这样的事物发展，极富秩序感，装饰性图案性极强，既具有审美的意味，也具有哲理的深度，而我以为这种事物发展状态的认识不仅来自苏童个人的具体经验，更加来自他对故事自身构筑的抽象原则的理解与掌握，这引导他认识现实，从而接近本质。苏童由故事结构出发而抵达的世界是一个因果相衔的逻辑世界，一切生灭进退全都互为因果，紧密相扣。我希望苏童能够严格遵循规则，这才可使他继续深入。